

湘西文史资料

● 张一尊奋斗的一生

● 沈从文先生生平简介

● 黄穆如先生

● 黑牡丹今昔

● 陈靖熊自白

XIANGXI
WENSHI
ZILIAO

第十七辑

1990 / 1

107956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西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西文史资料

总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 张二牧 副主编 杨伯熙

责任编辑 张二牧

《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发行
(吉首市团结路44号, 电话3833)

湘西自治州民族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40千字

1990年6月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012

目 录

· 文化名人 ·

- 张一暮奋斗的一生.....吴佩君 (1)
沈从文先生生平简介.....马蹄声 (45)
田名瑜事略.....曾圣强 (48)
挥笔话生平.....梁鸿辉 (55)
花鼓艺人刘玉林.....田 畴 (64)

· 烈士春秋 ·

- 龙在前烈士传略.....家 让 (70)
敢于斗争的殷廷禄.....文麦敏 (77)
活在我们心上的刘老师.....郁 文 (81)

· 委员之页 ·

- “负疚原为除妖氛”.....田仲达 (84)
黄穆如先生.....龚耀楚 吴求华 (88)
黑牡丹今昔.....家 龙 家 牧 (92)

· 乱世追踪 ·

- 陈靖熊自白.....泸文史供稿 (98)

王庸之自述·····	桑文史供稿(127)
李子和打富济贫 ·····	黄明超(132)
罗仲武其人·····	罗秀尧 彭 胜(139)
李安江武装始末·····	彭景星 李昌频(156)
先父宋运激·····	宋长樟(161)
陈士的末日·····	熊正国(164)

· 教育拾零 ·

石昌松与袁吉六 ·····	刘善述(169)
文昌阁小学·····	杨晓春 曾圣强(172)
沅溪书院·····	谭 理(175)
永顺三所书院·····	刘德辉(177)

· 史料补白 ·

大生产运动·····	(44)
虎门销烟·····	(47)
林则徐察访民情·····	(63)
夏代文字是我国最早文字·····	(69)
百团大战·····	(80)
第一次国共合作·····	(83)
宋教仁被刺案·····	(91)
第二次国共合作·····	(97)
莲塘书院·····	(131)
学生为什么称“桃李”·····	(174)
雅丽书院·····	(180)

张一尊奋斗的一生

吴佩君



幼年爱马

张一尊在家排行第三，学名耀定，1902年2月14日（阴历正月初七日）出生在乾城（今吉首）司马溪平里河村。这个村子座落在群山叠翠之中，村前是河，伴山而流，赤脚可涉水而过；村后是山，树林茂密，浓荫蔽天，非常僻静。这里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引人入胜。村里的住户，差不多全是土家人。

他的祖父张学启，系清末秀才。父亲张成谋，一生务农，为人忠厚慈祥，仅靠几亩梯田自耕自食。母亲姚氏，生育子女8人（夭折了4人），贤德能干，对子女教育颇严。

张一尊6岁时就和小伙伴们下河洗澡，摸鱼捞虾，上树寻雀儿窝，找鸟蛋。他与别的孩子不同处是酷爱画画，尤其爱画马，有时就在河坝坪的沙滩上，用柴棍子画马、画牛、画鸡。

7岁入私塾，常常用墨笔在手掌上画马，在手指头上画马头、马脚，结果弄得满手是墨，同学们就戏称他为“马客”。

村边有一座用马拖滚子的碾坊，他常常跑到那里去玩，仔细观察马的动态。没人碾米时，碾坊主人牵马去放，他就伸手去摸马头，可是人太矮摸不着，于是就要碾米的伯伯扶他上去摸。

说也怪，这马也喜欢他，对他打着响鼻，尾巴甩得挺欢。当

马尾打在树上时，它会将两只前蹄竖起，朝天嘶叫。从这时起，他学会了做马叫，还经常从伯伯的手里接过缰绳，牵着马在河边饮水，马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他读了两年私塾，转到乾州（县城所在地）公立模范小学读书。这里离家有四五十里路，寄住在外祖母家里。外祖母家住在城外的小溪桥头，是一个交通要道，那里经常有马帮经过，只要一听到有马蹄声，他就跑出来观看。有时他竟随马帮走很远，往往舍不得离开。他常不声不响地拿出纸笔墨砚，默记着群马的神态，用心用意地画起来。后来，他经常关着门，在地上铺着席子，学马打滚、打蹄、嘶叫的神态。

他还喜欢捕捉各种动物的神态。例如，他幼年放牛时，常常伏在牛背上，专心专意看它慢慢地吃草，先是大口大口地吃下很多，然后又慢慢儿的细嚼慢咽。

他常和小伙伴们在晒谷坪斗鸡，谁的鸡斗输了，就由赢家用食指在输家的鼻子上刮几下。一遇到涨水，他又跑到河边看大人捕鱼，小的指头长，大的四五斤。他喜欢捕捉各种动物的动作，留在脑海里形成概念，对他画画有利。

他15岁那年，小小的平里河又涨了大水，一直涨到他家的大门口。这时正放暑假，他用一块小木板做成一只小船，和几个叔伯弟弟作放船跑滩的游戏。英济三叔对他的父亲说了，父亲教育他说：“老三！你都这么大了，还不自知发奋，跟小老弟玩这个？”当时，他羞得满面通红，赶紧回家。自此专心求学。

发 奋 求 学

他在小学读书时，除在外祖母家寄住外，还曾在乾州东门上曹文卿同学家里寄住过。有一天，他的房子里的钱柜未落锁，他即忙去找曹文卿的父亲，请他把钱点清，锁好柜子。曹父说：“你

在我家住了这么久，你的品行好，我们信得过你。”他说：“你信得过是一回事，万一出了事，我何必涉嫌呢？”曹父称赞说：“你小小年纪，考虑问题还真周到，我要让文卿向你好好学习。”

他小学毕业后是否升学，家里发生了一场争论。母亲认为他聪明，是一块读书的料，应该让他读下去；大哥虽然同意母亲的意见，但认为家里负担不起；二哥则说，读到小学毕业，能写会算，也就可以了，不必再读书；两位嫂嫂自认为无权过问此事，默不作声。父亲说：“家里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已成家，老三应该多读点书，将来也有个出息。当然升学也困难，家里有10口人吃饭，全靠几亩薄田，苦挣苦抓，还只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我要尽力想办法使老三读书，即使是当地卖田，也在所不惜。”父亲的话，一锤定音，让他继续读书。

1918年，他考入了沅陵湘西第八联合中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中等学校，美术老师王晴川的工笔画很有点名气，一尊得这位老师指点，开始画山水画。他的家境贫寒，买不起美术参考资料，王先生给他提供了赵子昂、钱南园的画集，以及《芥子园画谱》等，课余和假日，他总是在绘画中度过的。由于对画画有特殊爱好，因而除画马和山水外，翎毛花卉也经常涉及。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了，想投考美专，因经济困难，未能如愿。

离 家 出 走

父母为了他能读完中学，将祖传的几亩梯田当了一部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母又到所里借了亲戚家的一片铺面，开了一家豆腐店，两位老人起五更睡半夜地磨豆腐，勉强维持生活。

他中学毕业便回到所里家中，帮着父母磨豆腐。那时，官府差役任意欺压百姓。有一次，镇公所的一个差役，不顾土家风俗，头包白帕子，直往豆腐店闯来，一脚踏进屋里，一尊当时拦住他，

客气地对他说：“老兄！你头包着白帕子，莫进屋，你要什么，在外面说声就是嘛！”那差役不但不听，反而口里不干不净的骂人。一尊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哪能受得住这窝囊气？大声呵斥着说：“你口里再不干不净，我拳头是不认人的。”吓！好家伙，那差役即举手扇了一尊一耳光。一尊提起右腿，扫了他一腿，谁知这门高树大的汉子，却经不起这一扫，扑通跌了一跤，爬起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他一闪身，对方站不住脚，又扑倒地下，跌得鼻青脸肿。那差役索性放赖，躺在地上朝斜对面喊叫他们同伙。恰好耀安大哥从乡下来看父母，他和父亲听到外面吵嚷声，急急忙忙跑出来，此时镇公所来了六七个人，人多势大，竟把三父子包围起来，拖的拖，扯的扯，直往镇公所拉去。他们口口声声要把三父子捆起来。父兄身材都比一尊高大些，父亲恐他有失，三父子背靠背站成三角形。这当儿，有人想隔断三父子，插手去拉一尊，一尊迅速转过背来，趁人不备，将两肘用力往后一拐，拐翻了两个人，便从围观的人群中钻出去了。大哥是颇有胆识的人，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围着我们一家人到底是要干什么？要说我兄弟打人，也要问过青红皂白，究竟是谁挑起事端，是哪个先动手的？你们莫仗势欺人！”父亲接着说：“要是我先打你们的人，不用你们说，我送儿子来，任你们处置；要是你们的人先动手，自己跌了跤，反咬别人一口，那我们也决不甘心受侮。”顿时，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听不清说些什么。后来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这样吧！既是他小儿子打人，我们又没小心看守，他又跑掉了，现在不妨先放了这两父子，要他带小儿子来放鞭炮赔礼。”

一尊溜出来后，不敢回到自己家里，躲在附近熟人处，并请他们探听父兄的消息，得知父兄回到家里，他也立即回家了。当晚一家人商量着，决定让他远走高飞，尽家中所有，给他凑些旅费。父亲对他说：“将来成龙成蛇，全凭你自己了。”母亲则泣

不成声，哽咽着叮嘱他外出小心，“不管怎样困难，要行得正，坐得稳，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于是，他提着一口小木箱（这口小木箱，他一直留着纪念，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将它改成一个工具箱），一床旧棉被，外出谋生。当他从常德去长沙时，乘坐的是日本人开的“戴生昌号”轮船。船上有一个茶房，歪戴着鸭舌帽，提着一壶开水，漫不经心的哼着淫腔滥调，也不知他踩着了什么，忽然一个趔趄，将手中提的开水淋在一位旅客的脚上，旅客痛的直叫。他知道坐统舱的人都是劳苦大众，无钱无势，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用一种轻蔑的口吻骂道：“好狗不挡道。”一尊在一旁，忍无可忍：“你讲不讲理？”那茶房更凶，说：“我这还有半壶开水，要浇死你！”他二话没说，举手扇了茶房一记耳光，打得连退几步。茶房真的举起壶准备浇一尊，众多乘客一齐吼了起来：“打死这条癞皮狗！打死这为虎作伥的东西！”众怒难犯，茶房灰溜溜地躲开了。

到长沙后他住湘西会馆。这里住了不少家乡人。省城里，人烟浩瀚，白手谋生很难，荷包里的钱又极其有限，有的同乡知道他会画画，便开导他，不妨画几幅画出卖，可能挣得几个钱。于是他买了几张宣纸，画些马、山水和花卉，通过同乡找买主，十余幅画都脱手了，多少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

他初次卖画，处于穷途落魄之中，作品难免稚嫩，但促使他下定决心，即使将来做官，也不能弃画。

几个月后，找到了个收印花税的工作，薪水很低，除伙食外，余下几块银元都尽量寄给父母，表示一点孝心。公余专心习字作画。他在一年多收印花税的工作中，书画也很有长进。

投 笔 从 戎

二十年代，正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到处掠夺，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不少爱国志士呼吁抵御外侮为当务之急。一尊受孙中山先生影响决心投笔从戎。

1923年11月，武卫军学兵营在长沙招收学生兵，他辞去税务工作，报名投考录取，随后入伍受训。1924年5月毕业，留在学兵营当下级军官。

1926年夏天，他参加北伐战争，随部从长沙出发，攻克武汉、九江，直到1927年3月攻克南京。

1926年冬季，部队驻扎在九江时，经房东陈老太太介绍，认识了我的姐姐吴华君。她这年19岁，高挑的身材，有一张漂亮的脸庞，只因家境贫寒，未读过书，又因受包办婚姻的摧残，几乎走上了绝路。陈老太太是我们家的邻居，看我姐姐可怜，认作了干女儿，住在她家帮着做点零活。他听着老太太述说华君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再加上老太太的撮合，又看着她那美丽动人的容貌，纵然自己是个未婚青年，还是接受了老太太的美意，在她的撮合下，他们结合了。

北伐期间，他在湖南独立第二师（攻克南京后，改为四十军）任过上尉连长、副官和副营长。1928年12月辞职回长沙。1929年5月到1934年12月在四路军总部任过少校副官、中校主任、上校科长。1932年7月到1933年春，兼楚怡工业学校及华中美术专科学校的军训主任。1934年12月四路军总部改组，他被编余，列为上校附员。他辞去此职，充当一名专业画家。

勇于探索

他身为军人，戎马倥偬，作画的时间不多，但又酷爱艺术，往往感到工作与爱好互相矛盾。他那些同僚在业余时间打牌、嫖妓，而他却发奋作画，经常画到凌晨三点才休息。这时期他画马学赵子昂，偶尔也借鉴郎世宁，更多的是自己与马打交道，从生

活中吸取营养。他骑术高超，对马怀有特殊的感情，经常跑马厩，给马添料、刷毛，摸摸这匹，又摸摸那匹，而马一见到他，就亲昵地甩尾巴，表示对他的友好。

三十年代初，两湖知名金石家黄铁厂先生很欣赏一尊的画。有一次，他对一尊说，你的马画得好，但不能死学赵子昂，那样画得再好，也脱不了赵子昂的胎。一句话提醒了他，他将自己从小到大所见的马、骑过的马，在脑子里思索回味，不断创新，终于画出了自己的马，自己的风格。

他在画马的同时，对山水同样狠下功夫，他学石涛、八大，反复探索，一改画风。

1930年，他与长沙的几位知名画家，如刘寄踪、周磊村、雷恭甫等发起组织潇湘书画社。当时潇湘书画社的成员除上述以外，还有粟谷青、何薰、肖丙逢、魏西云、陈国钊、张柏年、沈章含（女）、李玉辉（女）、毛凤祥、黄遐举、曾省斋等人。大家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粟谷青为社长。社址设在衡粹女校内，并邀请校长王季范先生参加。诸多画友中，有的是翰林学士（如粟谷青），有的是美术专科毕业在各中学教授美术的老师，都是文人，唯独一尊是一个军人，又没有进过美术专门学校。潇湘书画社的成员，年龄差距也较大，有60余岁的粟谷青先生，有20出头的小青年。一尊此时29岁。

1931年初，潇湘书画社在衡粹女校举行首次全体社员的书画展览，当时报上报道了这一盛况，称赞一尊的马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书画社的同仁们，经常观摩品评作品，相互切磋，画艺都得到提高。从而促使湖南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在文学艺术上结识了很多诤友，除了潇湘书画社的社友外，还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南社诗人田星六、田个石，衡阳书画界的蒋铨衡、周彰五、李况松、李玄九、黄凤歧等，他们对一尊的

作品，不是投其所好的叫好，而是指出不足之处，那怕是一点小毛病都不放过，就连他画画的名字，周彭五提出有改的必要。他说：“你的画已名震三湘，用‘也军’这个名字似乎不雅。”一尊自认为也有改的必要，后来与向恺然合计，改名为“一尊”。从1933年起，就以“张一尊”的名字与世人见面了。他画画的别名，用过“太虚洞樵”，后改为“太虚樵者”（家乡有个太虚洞），辞去军职后，又用名“一心居士”（寓意断绝仕途），他的画室称“一心草堂”，又称“错落厂”（寓意过去的坎坷，后来终于落在专业上）。平江的诗词、书法家周庶平老先生曾为他撰对联一幅：“自警闻鸡忧国难，人从画马识将军”。

他虽然暂时在湖南画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但离艺术高峰为期尚远，必须下决心而求之。他认真钻研书法、诗词、金石，深知要当国画家，不仅仅是画几笔了事，要悬手书法，先师柳公权、颜真卿，后临隶篆。他的书法遒劲、潇洒，与他的画一样，使人一见就有一种美的享受。

1931年春夏之间，他患严重胃病，夜不能寐，日不能食，一面请医生治疗，一面用手抵痛处，伏案勾《百骏图》草稿。妻子劝他安心养病，等病好再画不迟，他却说：“这样作还能把病痛忘掉，这是精神治疗法。”朋友们得知后，没有不佩服他这种刻苦精神的。

萌 发 爱 情

我的父亲，一介寒士，母亲，劳动妇女。只因家境贫寒，虽生育子女11人，终因死的死，送的送，除我的姐姐已嫁出外，家里就剩下我和弟弟。1930年冬，父亲失业，先来长沙投靠女婿，希望能到湖南谋得一个职业。后来，在宁乡县政府找得一个小职员之差事。母亲从九江带着不满10岁的我和周岁的弟弟，度日十分艰难。

一尊打发一个勤务兵将我母子三人接来湖南。妈妈带着弟弟到父亲那里去了，我则留在长沙读书，一切费用均由他负担。

我姐姐自与他结婚后，头几年尚能吃苦耐劳，勤于家务。来长沙后，他的工作较稳定，俸薪也拿得多些，家里有勤务兵，还雇用了女工，生活过得比较优裕，于是成天便与一些太太们打麻将，而且玩得很晚才回家，白天则睡到午饭熟才起床。

他中午下班回家，她总是高卧未醒，他只好耐着性儿在床前轻轻呼唤，她才睁开惺松的睡眼，慢慢起床。

这样的情况偶尔一两次也无伤大雅，但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就不好。夫妻中一个奋发图强，争分抢秒搞创作，一个不求上进，过着浑浑噩噩的寄生虫式的生活。时间长了，感情难免造成裂痕。

我的少年时期，与哥哥（我把姐夫称作哥哥）、姐姐一起生活，姐姐由于贪图玩乐，对我极少过问；而他却相反，除他自己画画、写字、写日记外，对我的学习十分关心，给我讲古典文学，讲故事，讲他自己的坎坷经历，在周末还带我看京戏。

他很喜爱京剧，常常自拉自唱，有时还登台演《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梅龙镇》里的正德皇帝。这虽是业余爱好，但也非常认真，行腔吐字，务求准确优美。外地名角来长沙演出，他曾为几个唱腔特地请教。有时他还教我唱几句。在他的熏陶下，我对京戏也产生了兴趣。

我长到14岁，已经读中学了。放学后，先替他收拾画桌、洗笔、洗砚池、磨墨、换水盂，然后才做自己的作业。每当他下班回家，看到画桌如此整洁，喜不自胜地摸着我的面颊：“佩服，你真聪明。小小年纪，很能理解我对事业的追求。要是你能终身伴着我，此生我即无所求。”14岁的孩子，虽不十分成熟，但初步懂得什么是爱。长期与他相处，各方面受益颇多，何况自10岁以后就离开了妈妈，只有唯他是亲了。因此，我很天真的回答说：

“哥哥！我也很喜欢你，你关心我，爱护我，我都知道，我真一

辈子不愿离开你。”就这样，爱情在两人心中萌动了。我们几乎忘记了两人的年龄相差19岁，也几乎忘了我姐姐华君是他的妻子。他对我说：“当年我与你姐姐相结合，完全出于同情，可现在她忘掉了以前的情况，不好好过日子，成天沉浸在麻将桌上，使我非常失望，也很痛苦。我现在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全在你的身上。”

一尊与华君婚后八九年了，还没有小孩，这也是他在精神上缺乏安慰的一个原因。我有时既傻又天真的对他说：“哥哥！我要是你的女儿该多好呵！”“傻孩子！你就不能成为我的妻子吗？”

“不行！你有妻子，我姐姐是你的妻子，但是，我爱你，我一辈子都是你亲爱的妹妹。我长大了，中学毕业了，我会有工作的，业余时间，我照顾你，替你磨墨，收拾画具，这不好吗？”他亲亲我的脸颊，然后说：“这虽然好，但你终究要和别人结婚呵！”

“我抱独身主义，愿为你牺牲。”他的眼睛润湿了，也许是我这纯真的话语打动了，他以深邃、多情的眼光注视我很久、很久……。

湘 西 马 客

1932年，他在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当军训主任时，每周还兼几个钟头的国画课。除讲美术理论，常在课堂内作示范表演，深受学生欢迎。

1930年及1932年，曾两度出差庐山，归来写庐山胜迹12帧，扉页由长沙名书法家徐楨立篆写“庐山真面”，并有向恺然、田星六、汪孟来等诗人兼书法家题诗。这12开册页，构思新颖，用笔洒脱，虽系30岁所作，现在的行家们赞不绝口，称为精品。

在他的画画生活中，有这么一段轶事：那是1930年，他的同事中，经常有人向他索画，可是他的顶头上司罗科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等几年我再请你画画。”意思是你现在还不是名家，

等你成名后我再要不迟。这位罗先生，颇爱收藏古今名人字画，可自己又不是行家。就是在说这句话不久，他在一尊家里看到一幅石涛的山水，从画面到落款、印章，他都认为是石涛的真迹，便问一尊花多少钱买来的？当时一尊索性与他开玩笑，说是花一百银元从一位朋友处割爱来的。谁知这位罗先生竟要求他将此画让他。一尊再三推脱不肯，他还是缠住不放。最后一尊大笑说：“这是我仿石涛的，连印章都是自刻的，我不过以此自娱罢了。”罗先生此时一幅尴尬相，只好答讪着说：你画得真像石涛的真品。

他从1935年元月开始当专业画家，作品按尺、寸大小订出规格，由开设在坡子街的师古斋、文英阁两大纸庄代售。同年10月，赴南京举行个人画展，当时除各家报纸发消息外，上海《时代日报》曾有鲁子写的一篇南京通讯，题目是：《湘西马客张一尊先生画展记》，除描述展览盛况外，对他的画备加赞赏。还有常熟顾蔗园评论道：“张一尊的画马，可列为上乘，所谓上乘之者，是以古人手法写自家怀抱自成一格。”南京归来，对以画养家充满了信心，同时潜心钻研技艺，力争攀登高峰。

1937年6月，应衡阳书画界邀请，在民众教育馆展其近作，以马为主。衡阳各报选其作品刊于报端，参观者很多，蒋维亚撰写《参观张君画展后》略云：“张君之画，确有独到处，笔法苍劲，生机盎然。”展出150余帧作品，几乎抢购一空，轰动衡阳城。

二 次 从 戎

衡阳画展后，本来准备东渡日本举行个人书画展览，恰逢“七·七”事变发生，日军疯狂侵华，他是一个在野军人，再也沉不住气了，决心保卫国家民族的尊严，应召担任团长。当时湘西匪患猖獗，上级决定调他赴乾城剿匪。匪乱平定后，1938年奉调驻防沅陵，并兼任少将防空副司令。

1937年11月，当他正在永顺巡视的时候，忽接母亲病故的电报，便带着几名士兵连夜步行，爬山越岭赶回平里河家中。他一路风尘，悲伤过度，跑到灵前喊了声“娘”就晕过去了。当时有人掐他的人中，华君俯在他的耳边大声地呼唤，有人从他的牙缝里喂了一点参汤，他才慢悠悠地醒了过来，“哇”的一声痛哭出来。

常听他说，父母为了教育他成人，历尽艰辛，父亲去世过早，他没尽到孝心，现在母亲病故，他十分伤心。他曾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将母亲接到长沙侍奉。可是母亲在城里住不惯，硬要回老家，才由二哥接回乾城。

他多年来自己没有一栋屋，住长沙时，东搬西迁很不安宁。办完母亲丧事，华君建议在沅陵结庐，使一家人有个安居之所。于是在伍家坪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较好的两层半的房子（三楼只有两间房），四周均是空坪隙地，栽种桔、柚、桃、李、花红、无花果等，屋前种有葡萄，在树的空隙中种有蔬菜，颇有田园风味。大门的上方，刻有“尊庐”二字，两边刻的自撰对联：“多留余地铺明月，不筑高墙碍远山”。

在长沙大火以后，他将我的父母接到乾城。父亲在乾城县政府当小职员，我中学毕业，在乾城女子小学教书。小弟已长到9岁，却是个白痴，终身只能依靠父母和姐姐生活。

1939年12月，一尊这个团奉命开往前方，改番号为73军77师野战补充团，先后驻防江西铜鼓，湖南澧州，湖北松滋、宜都等前沿阵地。他带兵纪律严明，爱兵如手足，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部队转移时，所借老百姓的用具如数归还，如有损坏，照价赔偿，并将老百姓的前屋后院打扫干净后才离开。

1940年8月，他驻扎在澧州时，我在给他信中曾提到我有一位好朋友叫云之，我们都想赴前方做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问他是否有办法？当时他知道师部文工团要人，写信让我们去前方。